

梧峯先生文集卷六

記

遊清涼山錄城隍

甲午秋九月初一日。洪相國履祥為方伯。按節

之初。過縣衙罷。招見余。日聞縣有險阻。可據子

當往見形勢。夫清涼。吾所願遊而未得者。余樂

聞其語。二日相國在安東。送禪將康秀業。付一

牒。與余俱往。馬三日。晨食康先發。余與器仲聯

轡。由溫溪抵孤山。訪琴丈蘭秀。琴丈聞吾至。候

于舟。遂沿汜于潭潭。而西。見退溪先生手題小

梧峯集 六

詩。畱在崖石。蓋為琴丈作也。乃下舟攀崖而上。

敬玩之。筆跡昭然如昨。下壁而南。金沙玉礫。淨

潔無塵。不待茵席而坐。酌數巡而罷。蓋孤山清

涼之洞門也。祝融之一支。西出臨溪。而盡溪水

出自黃池。循于山之趾。南注于福州。即洛川也。

絕壁萬仞。迤于溪東。如屏。卽祝融之盡頭也。自

溪以西。有日孤山。不甚高大。其上種松數百株。

築石為臺。為道。遙吟弄之所。臺之下。為峭壁。高

可數十仞。與東壁氣脉相屬。諺曰。此昔為一山。

而溪流于孤山之外。有龍窟出其中。山割而為

二一。支落於西。爲孤嶸者也。壁之下有潭。名劍影。取孤山之影。倒也。孤山之南。有東西兩岸。皆蒼壁。東者自視融而南。折而復西。西者自乾芝而南。折而復東。曰內屏。曰外屏。合勢於日洞。壑深邃。其間有潭。清潏泓渟。日月明也。有村家可數十戶。田數十頃。幽閒寂真。如龐德公居。琴文作精舍。數間背視融。面孤山。臨清流。俯長沙。內外屏拱揖于此。依巖而補之。石爲臺。有槐樹。自生其上。挾疎翁鬱。琴丈以此爲藏修之地。自今欲終老於此。真得樂土矣。種菊。手叢。種梅。

桂峯集 六

二

百樹室中有退光詩。懸壁。又有書籍盈于閣。出寶帖二示余。嘗聚先生平日往復書辭。及制表述焉。珍藏者。蓋其長物如此。入此飄然。有遺世之志矣。遂與琴丈乘舟。遊于上流。題名於東壁。行到五里許。冒雨入村店。康來待者。久琴丈與康先人有年。分問其名。歡甚。勸之酒。至醉乃已。時山雨霏微。石路崎嶇。遂却馬騎牛。頂笠肩叢。緩步徐行。康在後。笑曰。騎牛倅。何往。人見之否。至洞口。初見。數峯偃蹇。蒼芙蓉。松樾楓藤。或結而爲嵐。或散而爲霏。煙雲霞。便覺清氣已逼人矣。

至蓮臺寺下路傍有巖石聳起高五六丈上可  
 坐五六人余先登同行繼之使僮子摘山果坐  
 話良久到此得見山之真面目也入寺寺依巖  
 底甚不高壯居僧不滿數十有一僧先道名玄  
 則寺之南有蓮臺因故僧列坐問山之形勢僧  
 指寺之左曰金塔右曰蓮花寺之後曰倦鶴金  
 塔之後有敬亭曰倦鶴之後有規滴卓筆紫雲紫  
 鸞四峯蓮花之外有內丈人外丈人香爐三峯  
 或巖石高聳或削立雙峙或石上戴玉或峭壁  
 戴峭壁有攀崖緣棧而登者有危峻不可攀者  
 梧峯集六



南有祝融雄踞高峙其勢有若父於敬亭日丈人  
 祖於金塔蓮花而不與之爭其高峻者嘗於慎  
 齋錄中領其大槩令身親歷見奇形異狀氣象  
 萬千巖崖草木意態無窮暫時遊玩已覺此身  
 御得清冷之風矣余偶詠千仞崗頭一振衣之  
 句與器仲分韻覓句康醉而言曰我武士然此  
 間豈無一言又有夸張自己之語琴丈責其愚  
 康頽有慚色徑起入寢次琴丈繼之余與器仲  
 最後乘昏入智藏殿寺古僧孱不甚瀟灑然此  
 物又為塵務束縛今者得與山人作半日之間

聊可以消遺煩憫矣。器仲因睡。余獨坐與諸僧  
 語。諸僧爭持詩軸來示。軸中有退陶詩數篇。有  
 鶴老詩。累首。又有達遠詩。嗚呼。退陶吾所敬慕  
 而願學者。鶴老吾所師事而今化為古人。達遠  
 吾益友也。畏友也。與余相好甚篤者也。嘗與余  
 約遊於此。未果。兵禍起而卒之。逝領見軸中諸  
 作。令人有起敬者。有嗟歎者。終之以感慨者。後  
 之覽見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想一撥也有僧名一  
 勳。知我氣疲思睡。作椒茶來饋。快喫一梳。心神  
 豁然。又有僧名戒聖。嘗往來于佳野。金上舍公  
 橋業集六

四

將一齋門牆。余學于上舍公時。見渠集記我而  
 我忘渠。嘗在佳野未二十年。其間存歿不知其  
 幾。吾與器仲見渠於山中。亦數也。閒寂無聊。披  
 見佛經。有曰。水陸無遮會。文者甚荒誕。奇怪不滿  
 一哂。金姓守溫名者。不知何許人。考其職則文  
 翰之榮也。至於跋其後而論於佛。僞名而墨行  
 有如是邪。此吾道之罪人也。四日又雨。康早起  
 促圖山形。畫手甚拙。形勢不肖。極好笑也。邑人  
 傳曰。古有王者。園於山中。為據險避敵之地。今  
 城郭俱存。往往類圮。祝融有宮闕。基破瓦毀。甃

或露於叢薄之中。又有御井六部之設。各有其地。有日南大門。有日水口門。其跡昭然。猶在。融有高峯。其狀如露積。賊至以蒙薦。蓋其上。給之曰。此軍資。賊畏而不敢近。至東峴而退。故名東峴曰退峴也。蓋不載史籍。不可考。未知何代何王。避何寇而託于此也。東方古無君長。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當是時。人以兵革為事。戰伐相尋。殆無虛日。不先據險。則未得一日保其不亡。是故東國諸山。稍有地利者。皆為國都焉。意者此其事歟。抑又思之。鰲城東鄰海。冠北接山。夷西有捷虜。為我國患古矣。在三韓時。三邊為賊窟穴。綏伐戰爭。莫之為禦。而據險者多見其功。意者此其事歟。自王氏定一之後。民得真君。至于我朝。二百年間。斯民至於老死。不知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指點山之有城郭者。時有怪而笑之者。今者島夷搆禍。一朝加兵。金城湯池。舉失其險。其終至以修築山城為急務。披荆棘於高山之上。欲踵前武於無稽之世。其於廟筭得之否也。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山之夷險。此不待智者而後知。然而

梧峯集六

五

計出於此勢也。悲夫悲夫。康先還時。山南初晴。日色明媚。同行杖策。信步路金塔之腰。歷見五六庵。有曰致遠庵。崔孤雲讀書地也。有曰聽明水。孤雲飲此水。而養聰明。云蓋孤雲神僊中人。未必不一過于此山。而讀書養聰明之事。真應不足辨也。器伸指其水曰。當飲。飲則令人聰明。余曰。男子自有耳目聰明。何必飲此水。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哉。有曰安中庵。有小塑像。老嫗。其號曰安中。因以名庵。有鑄鐵為牛。為耒耜。列置其前。僧曰。安中為孤雲而飯之。為軍資而耕之。蓋飯孤雲之說。未必信。而勸人耕種補國。計於當日。則探諸理亦然。後人美之。為佛而記之。此出於上古崇信釋教之時。歟。東轉而下。有日上清涼下清涼。克一諸庵。皆無居僧。棟宇門墻。傾圮頽落。琴文曰。吾火時讀書於此。三年云矣。蓋山有十二峯。峯有二十四庵。各有奇態異狀。必倚杖於硯滴峯頭。據衣於祝融南巔。高臥於滿月白雲等庵。然後方可窮探奇詭。收拾景致。清我耳目。寬我胸臆。一想夫子小管小天下之氣像於千載之下矣。世故忙迫。未暇周遊出

梧峯集卷六

六

山心事悄然。余願謂器仲曰。吾懷不佳。器仲曰。

余亦然。昔文定過衡山。而不得登。臨昇晦庵至臨

邨。而未暇周遊。雖有古今賢愚之不同。而其當

時不遑之念。則想與我一也。日晚復投孤山。琴

丈。還余與器仲。追至是日。漁艇又辨。結雙舟。

泛于潭。夕陽明。湖山水佳麗。俄而雨驟。如旒。或

驟。或徐。亂落于潭。却簑晚帽。一住。晷濕。酌村酒。

羅山果。遊詠夜深。乘醉入精舍。相與枕藉。夜半

江風起。波聲亂。鳴近窻。此亦奇事也。琴丈點燈。

呼余起。傍有小甕。酒初熟。使僮子就斟。或深。或

梧峯集六

七

淺。隨量而飲。使漁人捉魚。或烹。或鱸。之以乘

粟。眞神僊風味也。微酣。出書丹披覽。其中有琴

丈亡子恪少時所爲文。其才不可及。惜乎不幸。

早死也。五日早起。天氣清明。日光滿潭。恍然如

在水晶域。其勝尤佳。嗚呼。此何等時。吾輩何許

人。舉目有江河之異。無復有山林之興。入徒知


吾愛山水之好。而不知吾到勝地。而增感懷也。

琴丈雖未得忘于世。而既有此地。併有此樂。與

吾折腰於鄉里小兒。而不知恥者。得失何居也。

琴丈與器仲送我于舟上。大抵中國名山非一。

而有間山之令人起敬者則曰廬山。爲  
 有南軒晦庵二先生嘗遊賞於二山而發揮也。  
 東國名山非一。而有山之令人起敬者則曰清  
 涼。焉有退溪先生居其下。平生所嘗往來遊賞  
 也。千巖萬壑尚帶杖屨之遺跡。一草一木無非  
 吟弄之餘輝。望十二峯。有卓乎不可及者。有凜  
 然不可犯者。有磅礴雄偉可依而躡者。有端莊  
 嚴毅可仰而敬者。其峭峻使懦者立。其清涼使  
 貪者廉。然則余之愛清涼。不但愛一山而已。古  
 人有言曰。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山不在高。有德  
 則名。信不誣矣。余自少遊學于永嘉。欲一遊而  
 未遂者五年。還歸聞韶。相去益遠。一十年間。汨  
 沒於舉業。未久。筮仕京洛。又被浮名繫縛。多寐  
 之間。時有往來于山者。辛卯秋。余剖符宣城。山  
 雖在安東。實爲禮安地。故人號禮安曰山水縣。  
 到縣四年。戎務崇之。每於室中心語。曰。余無  
 山水之分。今雖辨一日之遊。奈不愜意何。嗟乎。  
 榜未此身。未生於東國。既不得舉。盡輿於衡廬。  
 生於東國也晚。又不得承餘韻於清涼。歸來今  
 日。已後山額之三十年矣。撲懸迂野。悵悵何歸。

梧峯集六  


八



風塵浩蕩。事業蹉跎。私淑之志。又已非矣。清涼

得無感於余心乎。此行與器仲唱酬者若干篇。併

錄以備後記。觀詩但其意味殊不快。豈於裏意思

思局束而然也。菊秋日書。

月影臺記臺在昔山

方丈一丈落而東。袤三百里。蜿蜒磅礴。雄峙而

鎮于合浦之西南者。斗尺山也。南海之水入於

兩崖之間。將三十里。而朝于昌之境者。馬山浦

也。山而東南其麓。浦而西北其涯。臺於其中。高

可數尺。大可坐三十餘人。中有碑字。詆而不可

梧峯集 卷六

九

謔。下有立石。書月影臺三字。登臺而望之。則斗

尺之盤旋。龍之糾峭。及熊之諸山。筇簷簪抽。

螺髻。蛾眉者。皆若拱揖。而猶鳥秀出乎鏡面。如

奇獸之臥。政與臺相對。崔學士孤雲遊賞地也。

癸丑之歲。余蒙 恩候守會昌。時九月既望。與

數三友生。泛舟南浦。遵海而壺。飽觀乃迴。翌年

秋。豚兒繼是遊。錄其事而告余。余目昨之登。是臺

也。片雲無礙。天光若掃。微風不興。水色如磨。俄

而往。魄纔露於東岑。而萬丈銀椽。落於波中。巨

於臺之下。令人翹然欲飛。登而直抵於廣寒殿

也。奇形異彩。稍稍而變。如河神散明珠而弄輝。  
 如蛟人鋪文綃而戲彩。如列宿之鬪馬。如急電  
 之揮馬。如金蛇亂掣手馬。如玉龍驚走馬。如僊掌  
 之疊馬。如寶塔層層馬。如墨墨如鬣馬。如疊如舞  
 馬。如玳馬。如壁馬。俄頃之間。萬狀千態。盡於東  
 南四海之涯。遊月遊賞之地多。而其勝見奇觀。  
 如此臺則未嘗有也。臺之以月影名。其以是欺。  
 余凍其義而曉之曰。汝亦知夫水與月乎。水之  
 性虛。虛故能容月之性。明明故能映其虛也。其  
 明也。互為體用。容月之明而明者。以之益明。映  
 橋峯集 六  
 十

水之虛而虛者。以之益虛。上下空徹。萬象森羅。  
 方冥動也。波光鱗鱗。月色閃閃。散為萬殊。隨應  
 而變。或沈或浮。浩漫難狀。及其辭也。十頃洋洋。  
 一輪圓圓。而虛與明依舊也。余於是知孤雲非  
 役於物者也。蒼然淵然之文。粲然偉然之詞。揮  
 灑而波瀾不竭。咳唾而光彩無窮。則孤雲能水  
 月。其文章者。嗽出而行乎天下也。其志遠而人  
 不敢測其涯涘。入而處乎林下也。其行潔而人  
 不敢指其瑕疵。則孤雲能水月。其出處者。歟。至  
 今千載之下。吟賞繇水青山之句。而想其蹤跡。

思其宵次。無一點查滓之累。無一毫塵埃之吝。浩乎濯乎。不可尚已。然則孤雲蓋嘗水月。其心性而全其虛與明者。歟。試使孤雲得明主。遇明時。推其虛與明而行之。則或能水月其君。心水月其時政。國家可使爲水月。天下可使爲水月。而時則唐至始矣。羅業末矣。曠言否塞極矣。其終不遇而鑪彩韜光。自保其性命。如水月之遇夜。而自保其虛明。則孤雲於是臺。其相遇非偶然而已也。嗚呼。前乎孤雲幾千萬歲。後乎孤雲。又不知其幾歲。是臺也。爲荒草。爲野田者。梧峯集六

上

幾時。爲屋戶。爲蟋窟者。幾時。桑田者。幾時。海水者。幾時。騷人聖客之來遊者。幾人行商逆旅之經過者。幾人。笙簧。皂蓋之歌。鼓盃。盤手。良辰。勝節者。幾人。而臺之遇於人也。只有一孤雲。則其使之相遇者。疑亦有數存於其間。而非人所能也。雖然。水而猶在月。而猶在臺。而猶在孤雲。雖不在。而孤雲之所以能爲孤雲者。猶在也。臺是臺者。知此然後。方可與語於月影。而人與臺遇矣。不。然。以水觀水。以月觀月。或。酪。酌。提。影。如。孝。白之采后而已。竊窺歌詩。如蘇仙之赤壁而已。

則非孤雲之徒也。謬曰孤雲之父字文昌而孤雲生於郡長於郡。築是臺而遊詠。語雖無徵而幼年立腳則未必非從父來郡之日。而平生得力之地。其在是臺歟。汝從我遊。適與相類。記此說勉汝學。爲孤雲於萬一。六月日記。

序

檜山雜詠序

歲癸丑。余來守昌原。昌原古義昌。擅原。縣二。而合爲府一也。昔元世祖時。詔洪茶丘與金方慶東征日本。置省開府于合浦縣。在府十里許。卽

檜山集六

十二

節度營。今營移設而太守假居焉。治也。曩者日本兵入國。設屯于馬山浦。緣山而池。截谿而城。在府治相望之地。太守之坐南閣登東館也。每目之而痛焉。蓋古雄藩也。兵後城郭崩頽。村巷蕭條。質質之吏。蚩蚩之氓。分於水陸營之間。雜於屯募軍之列。吁。邑有錯節之艱。人無屠牛之能。每簿牒之暇。孤坐發嘯。悅仲。今古有感。有悲鳥鵲亂耳。煙瘴侵肌。意思闌調。形神寂寞。於是。是有去國違鄉之戀。傷時悼物之志。觸目而生。自不能禁。間有明舊親戚之來。狂喜驚倒。遂

把酒論懷。或至酣樂。令彈琴擊鼓。蓄以間之。且歌且舞。歡洽乃已。蓋天涯邂逅。情義則然。既畢。歡娛轉覺蕭瑟。聚散無常。去留有期。送別之恨。有黯然不已。時或泛舟滄溟。縱觀島嶼。興盡歸來。或暮或夜。日影斜而曜。金月色登而沈。壁清風徐徐。水波鱗鱗。浴沂徘徊。縱其所如。暢敘幽情。慨然與人世相遠。於是有所憑。虛御風。遺世獨立之意。又若古臺殘碑。訪孤雲之遊跡。蒼谿小屋。想寒岡之幽期。梅竹成行。起揚州之吟興。斗朱見羈。鬱鬱澤之歸思。盡感於中者。非一吁嗟。誦歎之餘。發於詞句之間。有不能止者矣。嗚呼。性情發而為詩。詩固不可苟焉而已。況余不文。尤拙於詞。平居固未嘗以吟綴為事。自有此行。來。或有感而寓懷。或無聊而排悶。或因韻而和。或遇興而記。託以憂歡之意。雜以寬縱之思。逐逐日吟。惱有若業。詩者然。蓋自啟自慰。終欲以自寬耳。何敢與論於性情之發。而思欲與風人相逐哉。異時僕為子孫觀。亦不能無補於念我之切。而為爾輩孝思之資。或者可錄。令全翁家。暇快而寫之一冊。備後日記。梧峯先生集卷六

梧峯集 卷六

十三